



1

雷维耶打开自己在二楼的窗户时,稍稍燥热的海风迎面吹来。再一次的分手,让他对于爱情心设了个人为屏障。艾丽切深爱着他,可是,她爱的越深,雷维耶却躲的越远。艾丽切一次次痛苦地问他原因?可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有时候,他感觉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孤独的同时也获得了作为个体的极大自由。他可以在燥热的房间里除去外衣,让脚搭在沙发上,惬意地想毫无边际的事情;可以不着睡衣,在薄毯下赤裸的所依。但跟艾丽切一起他也有这样的自由,但他不敢。这不敢与其说是别人造成的,还不如说是自身刻意的折磨。甚至,他接受不了刚刚还相拥的女人,在洗手间里所发出的声响。每一次,当艾丽切跟他亲吻后进入洗手间时,他都会将房间的音响放大到能掩盖所有的音量。

房子的背后,就是极易爆发的维苏威火山。当然,它是座美丽的火山,时常,雷维耶会想象公元79年,庞贝人被掩埋的场景。或许就是因为 在洗手间发出了不该发出的声音;或许,女人就不应该去洗手间。这世界已经有足够的浪漫和精彩了,既然不知道末日的来临,那么那不勒斯和她美丽的海滩就是个天大的谎言。谎言背后,接近真实的?是冰川,是白得发蓝的雪山,是雪山下的牧场,牦牛,是金顶寺庙和牧场中有信仰的人们?再深里思索,维苏威象征着毁灭,而西藏的雪山即象征着永恒和希望!就连爱情也应该诞生在那处神圣的地方。距离并不是隔阂这些理由,有雪山存在之地,就有道路可以通达。想到这里,雷维耶看见自己微微颤抖的指尖。

这陡然而生的意境,让雷维耶彻夜

难眠。他认为如果不给他一个解脱的方式,他无法接受那不勒斯给予他的任何结局。当艾丽切捂着脸,从他身边痛苦离去的时候,他居然未落下一滴眼泪。

行医一生,如今已经退休的母亲,不能给他任何的帮助。父亲过世后她的窄小居室,挂满的居然是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的照片。从他在天津南开的少年照,到法国留学、参加革命,中国建国以后的,雷维耶敢肯定,母亲的房间拥有意大利最多的周恩来照片。甚或,她不知才从哪里淘来的毛笔,蘸上瓷盘里的墨水,在习周恩来这三个字的写法。雷维耶看着她这有些荒唐的举止,有时候,按捺不住,会问母亲个中的缘由。

“还需要原因?周是中国最酷的男人!不是吗?也是世界最酷的。”不好意思地,母亲的脸居然飞上了红晕。

问题是雷维耶不完全相信母亲的话,这个很可能跟他对于雪山的向往有相同的意境。只是母亲永远无法跟周恩来邂逅,而他,却可以抛却一切,向现实的场景进发。那以后的故事,他不愿也不敢想象。就像他的家乡坐落在维苏威火山口一样,其实这不能算是一个荒谬的的理由,这世界本不需要理由,如你我的出生、最终的归去,不是我们能够计划的。火山口上的故土,反而更充满诗意,不是吗?

IT公司的中国代理商,给了雷维耶这次机会。但雷维耶在心底坚信,这可不是走马观花式的行走。他深知,就是罹难也不存回头路的。

而跟母亲告别的时候,显然,他说是去周恩来的故乡中国,而丝毫未提西藏和西藏的雪山与冰川。他怕任何人碰触它们,一触即碎的牧场和雪莲啊!

2

进入高原的第二天,满眼的雪山像朵朵盛开的莲花。飞机像是在莲池中穿行。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难能见到的

景象啊!让雷维耶反复地擦拭着眼睛和被泪水模糊的镜片。他幸福地靠在椅背上,想机翼下的金顶寺庙,想寺庙前匍匐的人们。

贡嘎机场,即设在浩浩荡荡的雅鲁藏布河谷上。下机的瞬间,雷维耶还是用手掌遮挡了下眼睛。似乎具有金属质地的阳光,铺展一地。不久,雷维耶发现很多同机的旅客开始以掌抚胸,大口呼吸,有的则痛苦地将脸贴在机场大巴的椅背上。这些高反的症状,在自己的身上一点都没发生。雷维耶坚定自己跟高原是有缘分的人。问题是,若没有足够的缘分,雷维耶也不会开启这次决定一生的行程。

之前,雷维耶看过关于高原关于拉萨的一些影像。但当他置身在八廓街转经的人流中,望着那一张张安静的虔诚的面孔,直觉有一种回家的感悟。是的,让心回家!雷维耶学着藏人的样子,第一次在大昭寺的千年石板上,叩起长头。

与其归来了,就住在自家的门口。雷维耶是个决定了,就不会轻易改变计划的人。无论做什么,他相信冥冥中,人世间有条一直在无形牵引自己的线,他的每一步、每个举止,都在这根线上早晚颤动。叫圆巴仓的简易客栈,就静静地立在大昭寺后面的古巷中。斜对面是拉萨古城目前唯一的尼姑庵:仓姑寺。

来西藏前,做过些藏、汉语功课的雷维耶,生活上不存在任何问题。简单地洗了个热水澡,躺在藏式的木床上,雷维耶才开始认真打量起居住的客房:地面被铺了层厚实的木板,墙面上绘制了他那时候还不明白的藏八宝图案。四角悬挂着鲜艳的布帷,石墙的窗户很深、很小,里面有几盏大小不一的铜质酥油灯。灯上积满灰尘,窗格也有熏黑的迹象。看来是座有年头的建筑——

昼夜严寒的拉萨城,清晨却是万般的祥和!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圆巴仓客栈小院时,雷维耶惺忪着眼睛,准备起床。这还是刚下机时高原的阳光吗?暖融融的,带有半开的玫瑰的色调。打从自己的二楼窗台上,雷维耶眯缝起眼睛,微笑着,请似乎带有水汁的阳光落入口来。

给母亲的平安电话,估计着实让她老人家吓了一跳:

“北京、上海?还是广州?”或许那个将周恩来视为一生偶像的妈妈,就只知道中国这几个城市。

“在拉萨。”

“西藏,拉萨,妈妈。”在雷维耶强调的过程中听筒里没有了声音。他明白此刻母亲的怪异表情,所以轻轻地挂了电话。

圆巴仓客栈底层的索穷酥油茶馆的如今的主人是位来自日喀则的央美阿妈,她的大连读旅游管理专业的十七岁女儿尼珍,寒假回来后还躺在温暖的床上熟睡着呢。

“您是刚来的吧,第一次到高原来,要多喝喝这酥油茶的,能缓解高反。我们西藏人祖祖辈辈就靠这个生活,嗯,还有这个。(央美指了指瓷碗里的糌粑)好吃着呢。看看门外的那些扎西,戴红辫子的康巴,魁梧的像藏獒。”说到这里,爽直的央美被自己的话弄得笑了。雷维耶不曾留意这些,傻傻地,用多半英文夹杂一点藏语的话应道:

“酥油茶,好喝,糌粑,我不会吃。康巴,漂亮,阿妈,漂亮。”这一连串的单词,让央美别过脸去,再又折回身,做到雷维耶的旁边,手把手地教他怎样吃糌粑。

显然,这是个愉快的早晨。玫瑰红的阳光、爽直的央美、英武的康巴汉子、古旧的沉淀着岁月色调的圆巴仓客栈。炉火边的雷维耶,安静地享受着本属于他的宁静时光。他专注的样子,像一尊雕塑。(未完待续)

三赞甘孜

一赞交通	昨天大儿才雕龙， 今日小女正画凤； 倘若鲁班今尤在， 羞愧艺差从头弄。
二赞民居	绿草茵茵百花红， 牧歌袅袅清风送； 万千帐篷连天际， 六畜兴旺乐无穷。
三赞扶贫	党政军民齐参战， 圆梦不能少一人； 康巴处处传佳话， 千秋伟业留英名。

一赞交通	昨天大儿才雕龙， 今日小女正画凤； 倘若鲁班今尤在， 羞愧艺差从头弄。
二赞民居	绿草茵茵百花红， 牧歌袅袅清风送； 万千帐篷连天际， 六畜兴旺乐无穷。
三赞扶贫	党政军民齐参战， 圆梦不能少一人； 康巴处处传佳话， 千秋伟业留英名。

■刘鹏程

我不只一次到过花亭湖,那个长在大别山腹地的湖,它的那种蓝色的境界,早已深入到我的内心,成为我心灵的一道背景了。

春天的花亭湖,蓝就覆盖在一片升腾的雾气里,如一个闺中少女,裹着若隐若现的香气,而在夏秋季节的深处,蓝就暴露在蓝天之下,挥洒着它的一切可能。当冬天来临的时候,水隐退了,而蓝呢?那就只有内心里有蓝的人才会有。而蓝,正是迎接他们的第一处子。那种蓝,那种开阔的蓝,那

些人,一些善良的,人,总要来此寻寻觅觅。而蓝,正是迎接他们的第一位处子。那种蓝,那种开阔的蓝,那

些人,一些善良的,人,总要来此寻寻觅觅。而蓝,正是迎接他们的第一位处子。那种蓝,那种开阔的蓝,那

那些芭茅,以千军万马之势,猎猎地行走于山野,迈着整齐的步伐,发出高亢雄壮的声音。风来,它们不低头;雨来,它们不弯腰。它们始终都在行走,抑或是奔跑。你听,那声音,那整齐划一的声音。它们是要奔向哪里?举着红色的旗帜,昂首阔步。

每一次回去,总被这股雄壮的声音所充盈。常常地,走着走着,便停下来,静静地听它们。我听到童年的草马,一匹匹地飞来,飞到我的指尖,散发出清香的气息。有健硕的,有清瘦的。有草绿的,有麦黄的,有米白的。那红

■余芝灵

穗子变成马尾巴,在我的手上翻飞。连同它们的主人,编织它们的主人——那些小小的稚嫩的脸,也一齐随着它们飞回来,一个一个地飞回来,停在小溪边,停在山路旁,停在田沟里。是的,是那些脚步,那些细碎的小小的脚步。他们的梦,停驻在一只只草马上。草马带着他们飞翔,一直飞翔到远方。

没有谁还守着这些芭茅,这些举着旗帜的草马,没有。他们的笑脸与脚步,都消失好久了。或者说,都只响在过去的一段河流里。在午夜,在无人的雨天。

而我,每隔一段时间,总要来听听它们。我没有随我的草马奔跑 to 远方的远方。我离它们不远。即便不是重返故乡,



春华秋实。
苗青摄

蓝的深处

种包容一切和感染一切的蓝,总要深入到他们的心里,直到他们的内心逐渐地变蓝,而浮在千顷蓝波之上的,是星罗棋布的岛屿,金色的佛影禅光,清脆的鸟鸣与弹着的钟声,以及来自远道的茂密的人心。

我上到枇杷岛的时候,船还没有靠岸,一位田园少女就提着满篮子的黄枇杷,把笑意送到你面前。而当你深入到满山的枇杷林,漫步着,或者蹲在一棵枇杷树下,吃着清甜的枇杷的时候,不知不觉,你已经进入到聊斋的境界,琵琶仙子弹着琵琶的时候,美妙的蓝就进入到你的心里了。

我上到西风洞之前,内心一直在湖面上打着圈,乘坐着那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汽艇,是不能够直接到达的,而且速度也太快。我明白,上

西风洞是辛苦的,你必须慢下来,必须卸掉身上的一些尘埃,一些功名,一些利禄,轻装简行,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够顺利到达,才能够真正深入。因为那儿的西风禅寺四季蓝烟不断。那蓝是轻的,很轻很轻,不知不觉就飘到人的心里去了。有的时候,蓝烟在天空中像一泼墨,在一个画家的笔下游移。而当大风起来的时候,那蓝就一阵狂草,迅速地散在空中,散在你逐渐辽阔了的内心。

而那个古老的寺前镇,就在蓝的深处;那些远远近近的乡民,就居住在蓝的尽头,在蓝的深处劳作……

我不只一次去到花亭湖,去呼吸它的蓝,是因为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灵依赖,那就是她与我的生命有关,可以说,正是这蓝灌溉了我故乡的农田,

在城边的山野,我也能常常看到它们奔跑的身影。那样矫健与铿锵,像一个个飒爽英姿的士兵。无论炎夏,无论严寒,它们的旗帜从不倒下。总在举着,永远地举着。当春风再一次吹彻山野,它们卸下旧装,披上新的绿装。年复一年,曾经编织草马的我,已成了脸上略带秋色的妇人。而芭茅依旧,岁岁年年,欣荣茂盛。不变的是,我还是喜欢隔一段时间,就来听听它们,听听它们之后,归入宁静。

记得小时候,老家的山路上,一路都是这些芭茅。沟沟里,山路旁,田间地头,山崖上,举目皆是它们茁壮的身影,而沿途刈割它们的人,也络绎不绝。挑着,或者背着它们回家。“老岗

她是我父母亲遥远的向往,她养育了我。每年每年,花亭湖水都要流到我们的家园。在大别山的南端之下,包括太湖、宿松、望江等,一直到长江边上,那万顷良田,都离不开她的抚育。花亭湖就像一个巨大的心脏,那延伸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的渠道,就像一根根血管,不断地供给着生命的养份。我想,这个心脏搏动的力量就是蓝:博大的蓝,广袤的蓝,深邃的蓝……这蓝到达每一株禾苗的身体里,到达每一个乡亲的心里,就成了绿,成了金黄。

花亭湖于我,真的是蓝的故乡。这蓝,已经深入到我的骨髓,它总是在我最疲惫和浑浊的时候,在我的生命里缓缓地铺开,并且延伸到我遥远的向往……

我的院子里,要有一条卵石铺成的小路,一道竹篱,柴扉轻掩,不上锁的。站在院子里,我能够听到路上行人踢踏的脚步声和说笑声,越过篱笆,就可以接到邻人递过的嫩竹笋和青菜羹。院子的地面,铺着绒绒的青草,像河滩上的那种草儿,间或开着黄色或紫色的小花,还有蚯蚓时时在里面巡游,蜂蝶也偶尔来作客。我会 在院角点上几株玉米,绿叶沙沙的,还会种上几道白菜,菜花开的时候,有种凄美的清寒。

我的院子里,要有一条卵石铺成的小路,一道竹篱,柴扉轻掩,不上锁的。站在院子里,我能够听到路上行人踢踏的脚步声和说笑声,越过篱笆,就可以接到邻人递过的嫩竹笋和青菜羹。院子的地面,铺着绒绒的青草,像河滩上的那种草儿,间或开着黄色或紫色的小花,还有蚯蚓时时在里面巡游,蜂蝶也偶尔来作客。我会 在院角点上几株玉米,绿叶沙沙的,还会种上几道白菜,菜花开的时候,有种凄美的清寒。

我的院子里,要有一条卵石铺成的小路,一道竹篱,柴扉轻掩,不上锁的。站在院子里,我能够听到路上行人踢踏的脚步声和说笑声,越过篱笆,就可以接到邻人递过的嫩竹笋和青菜羹。院子的地面,铺着绒绒的青草,像河滩上的那种草儿,间或开着黄色或紫色的小花,还有蚯蚓时时在里面巡游,蜂蝶也偶尔来作客。我会 在院角点上几株玉米,绿叶沙沙的,还会种上几道白菜,菜花开的时候,有种凄美的清寒。

■吴毓福

在我蜗居的小镇上,行道树几乎是杂七杂八的。然而,最为打眼的,我以为要算那一排玉兰树了。那一排玉兰树,从春到冬,它都蓬蓬勃勃向上生长,铁质般的树干顶着绿冠,有素朴刚健的美。经冬之后,春天来临,玉兰花开,又大有玉树临风的丰姿。

四季里,上班,下班,都必经那一排玉兰树下。每一次的经过,玉兰树的花与叶,都时不时地承接着我的视线,让我偷得片刻的闲情。

又一个春天来临了。瞧! 玉兰树油绿的叶片,托着瓷白的玉兰,高远的天空铺出一片湛蓝。一朵,一朵,洁白的玉兰花,掩映在那油绿而厚密的叶片丛中,羞涩如美人掩面,肤如处于凝脂,状如出水芙蓉。如果说空气是水,她就是开在树上的荷花。她像荷花一样高洁,一样袅娜。高洁袅娜的让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褻玩焉”。

读沈周的《题玉》诗:“翠条多力引风长,点破银花玉雪香。韵友自知人意好,隔帘轻解白霓裳”,始知古人早已将玉兰花比拟杨贵妃,并与《霓裳羽衣曲》的掌故钩连起来。可见玉兰花的花雅香幽,无怪乎,引得古代诗人皆以“玉雪霓裳”状其姿色,竞相题咏了。

寂静的春夜里,月色溶溶,出门散步,散着,散着,不知不觉地就散到了那一排玉兰树下。月光下的玉兰树,白天里油绿油绿的叶子,在月夜里则是一片朦胧的黛绿,玉兰花承受着月光的轻轻爱抚,散发着淡淡的,幽幽的清香。氤氲在这样的清

■刘小兵

康定明媚的阳光连续光顾了一周,天空一片清明澄澈。我那因生活琐事而浑浊的心也因之澄澈了一些。

午饭后,阳光正热,是最适合散步的时段。自将军桥新桥处,沿临河的步游道逆流而上,冬的痕迹若隐若现——夜间爬上河床的冰条儿,泉眼般吐着水滴;穿羽绒服姑娘,和穿新绒衣的狗儿在赛跑;蜿蜒的石板路,铺满金黄色的树叶和金黄色阳光,像极了通向童话世界的轨迹,花白头发的老人牵着孙儿在这轨迹上跃动……

顺着木梯子,向白土坎村爬升,折多河的喧嚣渐渐远去,风吹打着干枯的白杨树叶,脆响越来越清晰。陡峭的栈道上,有人向上爬、有人向下跑,互相都不打扰,只在逼窄处碰头时,微微对视一笑。走上木梯尽头的公路,便晒不到太阳了,风变得有些冷。阳光就在身后,而我却要前行,偏偏风还吹个不停,我不由得对着手掌呵了口热气。但是我并不因此抱怨,若不是风把云层吹散,又哪来大好天气呢?

白土坎村,是康定人公认的富庶之地。几乎家家户户都修着三四层高的大房子,无论是开停车场,还是搞农家乐都能带来丰厚的收入,最划算的是将自己住不了房屋出租,不仅收入可观,而且不费力气。在白土坎村,差不多每户人都有一块菜地,菜地里那些长势齐整喜人的萝卜、青菜到了菜市,每斤都比外地运来的同类蔬菜要贵上几角。你要是问:“都没花运费,咋还贵点呢?”当地人会底气十足地回答你:“我们的菜太阳晒得多”,而这个答案总让人心悦诚服。

白土坎人在建房和种菜上的智慧在于赶上康定城市的发展,把有限的资源

■吴文兰

很想有个院子。只要德富芦花的小院那样大,十个平米,就够了,他的小院里有李树,黄菊,银杏,除了这些,我还想种上一棵桃树,春来不仅有李花飞雪,还会桃红夭夭,我还会种上一棵梨树,觉得梨花落地的时候,有种凄美的清寒。

我的院子里,要有一条卵石铺成的小路,一道竹篱,柴扉轻掩,不上锁的。站在院子里,我能够听到路上行人踢踏的脚步声和说笑声,越过篱笆,就可以接到邻人递过的嫩竹笋和青菜羹。院子的地面,铺着绒绒的青草,像河滩上的那种草儿,间或开着黄色或紫色的小花,还有蚯蚓时时在里面巡游,蜂蝶也偶尔来作客。我会 在院角点上几株玉米,绿叶沙沙的,还会种上几道白菜,菜花开的时候,引得蜜蜂嗡嗡地飞来。篱落疏疏,我会在春天编上一丛豇豆,夏天绣上一屏牵牛,到了秋天,丝瓜藤已经泛黄了,我就任它们在秋风里招摇,风吹过,一只老丝瓜会发出“蓬蓬”的声音,这时候,适合听一首怀乡的歌。

这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不伟大,也不卑微。这样的小小的院子,我不知道是否还找得到。或许,它就像夜空里的星星那样遥远;或许,它就在人们的心里,只等着我们去轻轻叩心扉,慢慢将它打开。

香里,似有一种沉醉忘归的感觉。

玉兰树,立在那里! 玉兰花,开在那里! 玉兰! 她预约着我的每一个早晨或黄昏,每一个夜晚和白天。每一次,从她的身边经过,我总要放慢自己的脚步。看一眼她的娇羞,看一眼她的妩媚,看一眼她的清丽。有时,不经意间,还会遇到鸟儿栖飞于花前叶下的浪漫。你看! 这不,正有两只八哥,一只栖于枝头,一只飞于叶下,顾盼传情,黑黑的鸟影,映衬着瓷白的玉兰,让我心不觉为眼所乱,以至“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

凝视这玉兰八哥图,我的脑海里不觉就浮现出画家于非闇的《玉兰黄鹂》来。记得那幅名画,画家用石青为底色来烘托玉兰和黄鹂的。那鲜明清丽的色彩,恰是蓝天映照下一派晴空万里、鸟语花香的大好春光。

有一回,和同事同行,正是玉兰初开的时候,我惊喜地将那几朵玉兰花指给他看,他淡淡地说:我还没在意呢! 也难怪,玉兰初开,只三两朵,娇羞地掩映在繁枝密叶间,的确难以进入人们的视线。我这才知道,路过玉兰树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意玉兰的花开的。这其实也很平常,没有什么。只是在生活里,在意不在意身边的花开花落,全赖于人们心里有没有像花儿一样宁静淡然的情怀。

无怪乎,屠格涅夫说:“人生的最美,就是一边走,一边拾捡散落在路旁的花朵,那么一生将美丽而芬芳。”

是的,这个春天,在玉兰花开落落的清香与声息里,我感受到了人生的美丽而芬芳。

不负阳光

变成了尽可能多的资产。而他们这种智慧,又总让我这个外乡人羞愧不已,因为我在康定所能追求的“地”只有一张草席那么大,既不能种菜,更不能建房。

但我突然又想到,一块席子大的土地,建一个花圃应该是可以的。而有了花圃,也就有了拥抱四季机会。

关于花圃的构想赶走了我的羞愧,我继续往前走。

为了避免迷路,我选择了走公路。和我一起走上公路的还有一对外国情侣,他们手拉手欢喜地说着自己的语言,我从他们的笑声中,感到他们的快乐还有幸福。但落寞还是让我加快速度,和他们拉开了距离。后来我又遇到了一些开着轿车,骑着摩托,也有和我一样空手步行的人,他们沿着相同或相反的方向各自行进。在公路的尽头,我听到了一个极具生命的声音——一条被铁链套着的藏獒冲我汪了几声,既像在示好,又像在示威,它被铁链套着,而我却在自由行走,这是人与动物之间本质上的区别。

穿过几户人家,我又到了步游栈道上。阿里布果山腰上的栈道是我爱去的地方,我曾多次在这里观赏康定城全貌。但在冬季来这里远望,却是第一次。而这一次的远望,就让我发现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山尖,光芒四溢的白雪蒸发出洁白云朵;山腰,色彩斑斓的树林宛如泼墨的水彩。而无论雪山,树林都和山脚下的小城共同沐浴着阳光,一切都那么安然自得,恰到好处。

在老舍笔下,冬天的济南是躺在摇篮里的婴儿,温暖、平静;在我眼里,冬天的康定则是站在阳光中的少女,清明、通透。

盆地的冬季常常是昏暗、沉闷的,而康定的冬天却无比清明,这份清明刚好来自阳光和风。我想,不负阳光也不惧风,便是我们在康定这座小城里,该有的态度吧!

心中的小院

还要有棵柿子树,在瑟瑟的秋天,柿叶都凋谢了,树枝上却还挂着一盏盏小红灯笼,映照着小院的天空,任谁见了都会心生欢喜的。如果还可以种上什么,就种一棵腊梅树吧,喜欢腊梅的形,斜枝逸出,横影窗上,那样,遇到落雪的夜晚,再燃起红泥小火炉,温上一壶花雕,暗香疏影里,邀上三两好友映雪对酌,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惬意的生活了。

我要选一棵枝叶茂盛的树,在它的枝丫上,添上几只鸟巢,送给无处可栖的鸟儿,看鸟儿孵蛋,垒巢,像在树林里见到的那样。我还想在院子里安置一个秋千架,或石桌,或藤椅,白日的树荫下,可以悠然闲坐,观蜂蝶飞舞,听鸟儿歌唱,晚上,也可以透过树影,仰观夜空,任遐思飞扬。如果有明月高悬树梢,便可以“温一壶月光下酒”了。如果有个院子,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这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不伟大,也不卑微。这样的小小的院子,我不知道是否还找得到。或许,它就像夜空里的星星那样遥远;或许,它就在人们的心里,只等着我们去轻轻叩心扉,慢慢将它打开。